

投稿類別：國小人文領域

篇名：

親海、知海與愛海——看廖鴻基筆下的海洋

作者：

吳靜羽。康樂國小。六年甲班

游惜恩。康樂國小。六年甲班

黃若婕。康樂國小。六年甲班

龔敏昕。康樂國小。六年甲班

指導老師：

江采蓮老師

黃依惠老師

親海、知海與愛海——看廖鴻基筆下的海洋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根據科學家們研究的成果看，普遍認為生命起源於海洋。但海洋對我們來說充滿神秘感，更不是一般人日常生活的場所，所以，要親近海，要認識海，對每一個人來說並沒有那麼容易。有時候必須藉由他人的經驗才能帶領我們迎向海洋。之所以選擇廖鴻基的《討海人》與《鯨生鯨世》來作為我們研究的題材，是因為康樂國小是海洋教育中心學校，高年級的學生都要經過解說訓練，進而擔任海洋遊學團的小小解說員，而學校圖書館的這兩本書進一步閱讀後，我們便被書中作者所描繪的經歷深深吸引，當我們走訪漁場後再回過頭來印證作者的海上經驗，不僅能增進我們解說的知識及深度，更體驗到大海其實不遠，就在我們的周圍。

二、研究目的

- (一) 了解花蓮在地作家的創作背景。
- (二) 看見討海人的海；認識花蓮的海。
- (三) 開啟對於魚和大海的熱愛。

三、研究方法

- (一) 著作研讀：閱讀廖鴻基的《討海人》、《鯨生鯨世》及其他海洋相關作品。
- (二) 期刊雜誌：搜集海洋文學相關評論或作品。
- (三) 網路資訊：查閱廖鴻基的訪談資料以及海洋鯨豚等相關影片。

透過書籍、影片、走訪漁場以及網路資料加以整理分析，形成完整研究報告。

貳●正文

一、廖鴻基的創作背景——親海

(一)土生土長的花蓮人

廖鴻基於 1957 年出生於花蓮。雖然並不是傳統的討海世家，但從小的生活已和海洋緊密結合。故鄉的海灘是他從小到大陪伴成長不可或缺的場所，小時候，因為好叫好醒，阿嬤常在天亮前帶他去海邊看日出、撿石頭、看人牽罟、甚至看沿海小膠筏從海裡帶回繽紛的魚蝦。

他在接受訪問時提到，國中二年級時，為了升學競爭被迫轉學到台北就讀，父親開車載他北上，車子經過清水斷崖，想到就要離開花蓮便嚎啕大哭。離鄉背井的日子，無意中生了病，持續的高燒不退，演變成一場無言的抗議，最後，終於可以如願回到朝思暮想的花蓮。

廖鴻基回花蓮後如魚得水，活過來似的，也順利考上與大海為鄰的花蓮高中。他終於可以盡情的看海。也難怪他要說：「當大多數朋友想望擁有一輛車的那個年代，我已經渴望擁有一艘船。」（註一）

(二) 三十五歲下海成為討海人

海湧伯問：「少年家，為什麼出來討海？」

「為著魚，還是為著海？」（註二）

對於廖鴻基來說，海洋的記憶一直伴隨著他成長，無論是曾經與阿嬤拉著手到海邊撿拾石頭的童年時期，或是他跟著鄰居孩子們，游過港口，進行所謂「橫渡太平洋」的冒險行動，他常提起自己也許適合當一條魚。所以，他在 1991 年成為漁民，親自出海在台灣的近海作業。我們認為，除了漁人因工作關係必須出海捕魚，在台灣很少有人能夠有機會親近海洋。難怪他要這樣回答海湧伯：「為著魚是生活，為著海是心情。」（註三）

當我們親自走訪漁場，訪問漁夫後，每個人都知道，在海上工作沒有想像中的簡單，一出海可能會發生各式各樣的意外。甚至，付出一整天的辛勞，回報卻有可能是零。所以，除非熱愛這片不可知的藍海，為它著迷瘋狂的人，否則不可能為這片海域付出自己的熱情與生命。

二、從《討海人》出發——知海

對我們而言，由於學校就靠近七星潭，康樂國小又是海洋中心學校，我們擔任小小解說員，為到校遊學的師生解說曼波魚，與海的接觸可以說是非常頻繁，而自以為認識海的我們，讀了這本《討海人》才知曉，其實我們知道的海，就只是個眼

睛看到的空間，常常只是匆匆一瞥，或是純粹享受海水的清涼。因此，我們能理解的海，範圍及深度實在相當有限。至於海面下的那些生物，我們更從未親近牠們，只在海生館和教科書上看到。

廖鴻基曾在演講的場合中提到：「大海，改變了我的一生。」讓原先個性孤僻的自己，逐漸走入人群，並開始提筆書寫，講到海洋「腦海裡已充滿了許多說不完、寫不盡的故事。」所以，他將討海的經歷寫成的第一本書——《討海人》，從此以後，他的生命再也離不開海洋。我們看完這本書後，討論分析，認為他是這樣一步一步認識大海：

（一）跨過海洋設下的門檻

當我們訪問東昌漁場漁夫：「你們出海捕魚有暈船的經驗嗎？」無論是老漁夫還是年輕的漁夫皆異口同聲的表示：一開始下海，習慣陸地平穩空間的人，沒有人能躲過暈船.....只是為了生活，撐久就習慣了。

在《討海人》中，他也認為踏上漁船首先要跨越的第一道門檻，便是暈船的問題。雖然說暈船不是病，廖鴻基卻戲稱是「sea sick」，這是到海上世界來不可省略的過程，必須像嬰孩般從頭學起，學習配合船隻搖晃的韻律，呼吸、吞吐，他說：「討海人不是不會暈，是為了生活硬撐過來的。…….是暈過來，死過去，又活過來的。他們不是不怕，只是知道怎麼適應，怎麼撐，怎麼過度。」

他暈船長達半年，常常全身力氣用盡癱倒在甲板上像條死魚。所以，我們認為多數人未能親近海洋，有很大的因素也是無法克服這樣暈眩嘔吐的折磨。而廖鴻基儘管無數次趴在船邊把膽汁都嘔出來了，我們認為是他仍堅持對海洋的熱情，不願退縮，才能跨越門檻擁有一張珍貴的海洋入場券，被邀請進場，欣賞一場又一場人與魚的精采演出。

（二）老討海人的經驗引導

對剛下海當漁夫的廖鴻基來說，能有一個具備豐富經驗的老討海人來引導，是相當珍貴而重要的。書中的「海湧伯」就是一個熟悉海洋與魚性的老前輩，例如：有一次他們原本是要出海捕捉烏賊，當烏賊陸陸續續聚集在燈光下，海湧伯竟然「感覺」到奇萊鼻海域有白帶魚，他馬上下令關掉燈，在不是白帶魚的季節前往不是釣白帶魚的場所，那一夜，廖鴻基說：「我們拉魚到天亮」，這場意外的收穫，不是靠運氣，而是「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的經驗啊！

另外，對討海人而言，每一次出航都是趟冒險旅程；海面風平浪靜的時候，誰

也料想不到，下一秒，一場暴風雨可能吞沒他們。廖鴻基跟海湧伯在海上捕魚，只要稍有疏失，海湧伯必破口大罵。罵過後，也總是這樣一句話：「千萬不要跟海湧開玩笑！」(註四) 這一句簡單的話，也讓我們感觸特別深！我們想起，今年七月暑假期間，花蓮縣一名九歲的楊姓女童，跟隨其他四名男女兒童搭乘海上摩托車，連同駕駛六貼從花蓮溪出海口附近出海體驗，途中一個轉彎，坐最後面的女童因離心力甩出落海，另四個小孩也一個拉一個，五人全落海，慘的是，小孩都沒穿救生衣，其中楊姓女童落海一度失蹤，但被尋獲時已無生命跡象。面對蒼茫的大海時，就能發現自己的渺小，沒有人比討海人更知道海了！我們不得不相信海湧伯說的：「在海上，咱無硬碰硬的本錢」。(註五)

(三) 耕耘黑潮灌溉的藍色土地

對東部的漁民來說，他們認為「黑潮」簡直是運送養分的血管，台灣的東部海岸陡峻水深，黑潮暖流之主流沿東岸北上，好像母體餵哺幼兒，黑潮翻攪海底有機鹽浮上沿岸海域吸引富饒的浮游生物和迴游魚類靠岸，綿綿不絕地滋養了花蓮沿岸海域。

廖鴻基的討海生涯就見證了黑潮的生命力：他曾經在黑潮的水面下，看見峰游急行的大群鯉魚；看過花彩鱗魚在海面輪動跳躍；也看到千百朵水母如綻開的花朵湧浪前行；看到發著螢光的浮游「夜光蟲」如千萬顆璀璨晶鑽耀閃……他常常覺得自己的生命受黑潮影響、與黑潮有關，所以他覺得海湧伯像個海上農夫，他用傳統農具，一鋤一犁經營海上泥土的芬芳。在他筆下，海洋就是漁夫的土地，就跟陸地上的耕種一樣，按照節氣耕作；在海上，海湧伯也熟知海洋時間鐘，他們在春寒節氣拖釣齒鯉，在春末夏初捕抓曙魚，接著是鯖魚、鰹魚、赤尾……，年尾，頂著東北季風鏢獵丁挽旗魚，廖鴻基認為：「那是隨著魚類汛季、隨著潮流的海上耕耘節奏。」

不過，我們也認為和穩固的陸地比起來，在流動的藍色土地上，有更多不能掌握的狀況，例如：當討海人愉快的想像魚兒滿船艙的豐收情景時，河豚就像豺狼、老鼠一般愈聚愈多，最後魚貨竟也只剩魚骨和破敗的魚身。即使狀況如此狼狽，海湧伯仍然「犁囉！犁囉！」(註六)喊個不停，船隻繼續前行，搜尋下一個海潮線。

當我們看完書又實際從漁市場走訪一圈回來，我們了解到當漁夫的辛苦。也就是因為討海人不服輸的個性和氣魄，我們才能吃到新鮮的魚。雖然，我們沒辦法成為討海人，也要學習他們的「樂觀」與「不放棄」的精神。

三、《鯨生鯨世》不離海——愛海

有過幾年討海經驗的廖鴻基，對海洋有了更深厚的情感，即使已經不當討海人，

他仍認為：「這世人應該離不開海洋了！」（註七）一個偶然的機緣，廖鴻基幫忙處理在花蓮海邊擱淺的小虎鯨，讓他有機會執行「花蓮沿岸海域鯨類生態研究」計畫，為期兩個多月執行了三十個工作航次的鯨豚調查，讓他從持鏢拉網捕魚的討海人，轉變成了使用相機捕捉鯨豚的海洋守護者。廖鴻基將這段經歷寫成了《鯨生鯨世》一書。這本書讓我們看到鯨豚和人的互動以及作者想要守護海洋的心。

（一）可親可愛的鯨豚

每次從報章雜誌或電視報導上看到鯨豚，總以為牠們應該是要在很遠很遠，很深很深的大海裡才有可能看見。透過《鯨生鯨世》卻讓我們活生生的看到海上躍水專家的飛旋海豚、宛如迷途羔羊的弗式海豚、火爆孤僻的瓶鼻海豚、貌似凶狠卻溫馴的虎鯨，更有難得一見的喙鯨等等。我們翻看圖鑑書上的記載，鯨豚就只是在書上，很難想像牠們就在東部海岸優遊跳躍。但是，透過廖鴻基的文字與相片，讓人彷彿親自跟著他上船下海一樣，跟隨著他一起啟航、看海、賞鯨、戲豚、下水，讓我們感到既新鮮又刺激。

例如：在〈黑與白——虎鯨〉一文中，作者說：「虎鯨在過往資料上的判定是『海洋裡的獅虎；是海上的霸王』，只要一有機會便攻擊人類、是地球上最大的食人動物，甚而將之冠上「殺人鯨」的名字，如此被科學家判定為一個食性兇殘、食量驚人的哺乳動物，但作者卻用溫暖的心，觀察到牠們在接近船隻時，虎鯨衝到幾乎要和船尖親吻的距離，像老朋友相見般親暱地和船隻擁抱擦頰。

此外，我們發現，「用身體皮膚來寫日記」的花紋海豚，是廖鴻基第一次能辨認的鯨豚，他用擬人化的語調來形容，他在海上看到的母子對花紋海豚：那真像是一對對媽媽牽著穿制服的小朋友來到學校門口的情景。看了他的書，彷彿參加了一趟賞鯨之旅，這些可愛的鯨豚朋友就像空氣一般，自然的存在著呢！

（二）保護鯨豚守護海洋

台灣四面環海，海洋生態很豐富。廖鴻基認為，當我們接觸鯨豚、認識鯨豚的時候，是不是也要關心牠們生存的權利和生存的環境呢？在《鯨生鯨世》中，我們看到計畫結束後，廖鴻基收到研究生「土匪」的信，他把虎鯨形容成是溫柔的黑白天使，這讓我們覺得好感動，對啊！牠們是天使，守護著海洋的美麗天使。

來自於一個單純的理由、與一個長遠的企圖，廖鴻基選擇鯨豚書寫，是想以牠們天生討喜的海洋動物明星角色，提醒我們要關心鯨豚、關懷海洋。海洋是萬物之母，只要是在地球上的生命體，沒有一個能跟海洋脫離關係。但是現在海洋在哭泣，工廠的廢水、觀光客到海灘上遺留下的垃圾和大型貨輪因為油箱破裂而在海面上留

下一道難易抹滅的污漬……等。導致海洋生物數量銳減。環保議題不容許被忽視，我們不能眼睜睜的看著海洋被破壞殆盡。

珍古德博士有一句名言：「只有接觸才得以認識，只有認識才能有關懷。」我們認為：沿岸的海域如果能保持良好的生態環境，有乾淨的海水和充足的食物，我們的鯨豚朋友才會願意繼續留在這一片海域。

參●結論

一、廖鴻基的書海是真實的海

從《討海人》中，看到作者跨越暈船門檻，成為討海人在海上耕耘，到《鯨生鯨世》自己下水與鯨豚共游的經驗，每一個故事，都讓我們驚嘆連連，相當入迷，經過仔細的分析其中背後的涵義，原來書中的每一個細節都有好多故事可以衍伸。而作者一再強調的海，這些可不是甚麼童話、傳奇，而是確確實實發生在我們所在的大自然。

二、廖鴻基是海洋家園的守護者

經過這份小論文研究之後，原本跟這位一直沒有太多接觸機會的作家有了很大的進展；我們看到愛海的廖鴻基，不忍見到海洋的逐漸凋零，於是他付諸行動。

三、海真的不遠

廖鴻基曾提到：「台灣人很會抓魚、吃魚，卻沒有人寫魚。」我們跟隨作者的腳步，走訪一趟漁市集，想像一趟出海捕釣的過程。我們彷彿能看到作者書上，討海人跟鬼頭刀博鬥的場景。經過實際接觸觀看並印證廖鴻基作品所述，我們相信：鬼頭刀身上的藍色亮點將會恆久在我們腦海中閃耀。

肆●引註資料

註一、廖鴻基（2006）。《海天浮沉》。臺北市：聯合文學出版社。頁 26。

註二、廖鴻基（1996）。《討海人》。臺中市：晨星出版社。頁 164。

註三、廖鴻基（1996）。《討海人》。臺中市：晨星出版社，頁 165。

註四、廖鴻基（1996）。《討海人》。臺中市：晨星出版社，頁 169。

註五、廖鴻基（1996）。《討海人》。臺中市：晨星出版社，頁 32。

註六、廖鴻基（1996）。《討海人》。臺中市：晨星出版社，頁 37。

註七、廖鴻基（1996）。《鯨生鯨世》臺中市：晨星出版社，頁 32。